

石經考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清初考石經者三家曰顧亭林曰萬季野曰杭堇浦季野後於亭林而先於堇浦堇浦合數人之力其集事也易亭林季野據一人之聞見其成書也難堇浦見亭林之所述而未見季野之所編季野既采亭林之說又益以吳任臣席益范成大吾邱衍董道諸家之論間附以己見亭林詳於漢魏而略於唐宋季野則於唐宋石經引據特詳有爲堇浦所不及者夫以季野之學之識其精且博者未可於是書限之蓋是書乃其搜錄之緒餘

石經考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而其始爲之勞夙好之篤於斯見矣昌黎之論畫也  
聚集眾工人之所長與一工人之所運思曲極其妙者  
有不同焉豈獨一石經哉況集眾工人爲之者幸而獲  
備焉烏知其罅漏之必能免乎故以三家之考石經者  
言之五經六經七經之核其實一家三家之定其歸二  
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別自洛  
入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  
非邯鄲淳書堇浦勝矣而厲樊榭序更引何休公羊傳  
註證漢石經爲一字引孔穎達左傳疏稱魏石經爲三

字以補堇浦之闕全謝山序更引魏略晉書隋志證邯鄲淳非無功於石經引魏書崔浩高允傳證魏太武時未嘗無立石經事與堇浦之說互可參考季野雖在堇浦前而堇浦既云未見其書故其書之所詳者堇浦轉失之然則考石經者必合三家之書讀之庶乎其有得也因取省吾堂所錄萬氏石經考重刊之而論其大凡如此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後學張壽鏞序

石經考

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自漢魏以來代有石經而沿革不一遷徙靡常其閒剗  
建毀廢之源流位置之地址存字之多寡聚訟紛紜不  
可思議國初顧亭林徵君著石經考以辨證之四庫提  
要謂其實有創始之功惜徵引未博略焉弗詳四明萬  
季野先生因徧輯名人論說益以徵君金石文字記參  
附已見復成是編窮源竟委考證精覈哀然集諸家之  
大成讀者由此尋索如掌上螺紋纖毫畢現誠藝林快  
事也乾隆閒杭堇浦太史又成石經考異一書亦足與

石經考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編互相發明顧杭二書坊閒多有刊行獨萬氏此編  
僅得省吾堂鐫本而苟簡草率脫漏絕多又歙縣張山  
來亦曾勒入昭代叢書丙集乃書中所引隸釋論語里  
仁篇下脫去二段又芟魏代三體左傳遺字一則此外  
舛異尤不勝僂指皆非善本予因廣摭羣籍爲之糾譌  
補闕付之手民非敢謂豕虎無遺也然較他本差爲完  
備矣光緒乙酉涂月上澣山陰宋澤元識

四庫全書提要

石經考一卷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聲韻源流考已著錄石經之沿革異同唐宋以來論者齟齬不一崑山顧炎武始輯諸家之說爲石經考實有剏始之功斯同是編悉采炎武之說又益以吳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道諸家之論并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記亦閒附以己見雖不若杭世駿石經考異之詳辨而視顧氏之書已爲較備且炎武詳於漢魏而略於唐宋斯同則於唐宋石經引據特

石經考 提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詳又斯同雖在世駿前而世駿作考異時未見此書故此書之所詳者考異或轉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書參互考證其事乃備固未可偏廢其一也

石經考

鄞縣萬斯同季野撰

漢

後漢書靈帝本紀

熹平四年春三月詔五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靈帝時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

石經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鸞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齊治通鑑同

儒林傳序

自本初後

質帝年號

游學增廣太學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

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註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所獻主于徒隸從簡易也始皇使程邈所作隸亦程邈

###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奏定六經文字擢侍中終大司農

### 宦官呂強傳

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

石經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祐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 洛陽記

陸機

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按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丘京四家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二家他若古文尚書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記後世頒之學官者皆不立學官此石碑所刻書用伏生今文孔穎達正義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春秋用公羊傳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與諸經並刻及考洪氏石經殘碑有儀禮而無禮記乃知洛陽記之誤且記不言詩經而洪氏書及隋經籍志有魯詩六卷則是此記所遺而石碑之殘毀當不止二十有九矣且五經之外更有論語又用古文篆隸三體度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考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言諸碑表裏皆書始得其實然當陸機時曹魏石經久已立漢碑西此記何以不及足知陸氏之疏漏而伽藍記之言不可不參觀也

魏

晉書衛恆傳

衛恆字巨山安邑人太保瓊子仕至黃門郎嘗作四體

石經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勢言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

二國魏志不言立石經事故採晉書補之

### 後魏書江式傳

江式字法安代人累官符節令宣武延昌三年上疏請  
正定文字言魏初邯鄲淳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  
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  
文蔚煥三體復宣

胡三省通鑑注曰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尙命邯鄲淳

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按晉書裴頠傳惠帝時頠爲侍中時天下暫寧奏  
修國學刻石寫經是晉亦有石經矣然後人從無

### 石經考

四國明叢書  
約國刊本

言及者豈有其議而未竣厥事耶觀漢世石經初  
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于光和六年癸亥實歷  
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皆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  
之未成可知矣

### 水經注

酈道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鑲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  
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碑議郎張訓

漢書光祿大夫馬  
日碑議郎張馴

韓說太史令單

颺等奏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碣使

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墳塞街陌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千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二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

按太始乃魏廢帝年號廢帝乃文帝之孫此言文

石經考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又刻典論六碑甚謬若言又刻文帝典論六碑則當矣

洛陽伽藍記

楊銜之

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並在講堂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爲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

軍遷石經於鄴

按洛陽記漢石經止存十七碑餘二十九碑盡毀此在晉世已然何以至魏末尙存二十五碑然此乃楊公所目睹語必不誣愚意二十五當是十五之訛蓋比晉時又損二碑矣其言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亦不可解上言二十五碑已非安得又有十八碑愚意餘字當衍謂尙有十八碑悉殘毀不全爾下言四十八碑則是曹魏所刻與水經注所言正合無可疑也

石經考

六四羽叢書

約園刊本

後魏書崔光傳

崔光字長仁清河人仕至太保明帝神龜元年疏言石經之作始自炎劉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浸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落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尚主周視禁驅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爲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



遂寢

後魏書孝靜帝本紀

武定四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

資治通鑑同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

天保元年八月詔郡國修立爨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卽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按漢石經原只四十六碑北齊何以有五十二碑

石經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并魏石經數之爾然魏碑四十八益以漢碑十有五當得六十三枚而止於五十二者由河陽岸崩淪沒於水故也載考隋經籍志言齊神武遷經於鄴此歸之文襄者神武以武定五年正月殂而遷經在四年八月其命本出於神武是時大舉攻玉璧諸務未遑至文襄始行其事故高洋歸之其兄而通鑑亦因之也

周書宣帝本紀

大象元年二月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

資治通鑑同

隋書劉焯傳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仕至太學博士開皇六年遷洛陽石經至京師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隋書經籍志

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綴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

石經考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

於此篇以備小學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一字石經

尙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尙書入卷七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

三卷一字石經儀禮九卷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

字石經典論一卷 三字石經尙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

石經尙書五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三卷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

申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致殘闕則必遭董賊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已如此非遷鄴而沒於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至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賊之禍益可知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

石經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而衛恆江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乃衛江酈三人明言魏立三字石經而隋書經籍志及黃伯思董道諸家則言魏立一字石經何相背之甚也然一字石經唐時尙存七經三十四卷則作志者必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外復有一字經黃伯思謂是鴻都一字石經夫漢石立於太學不在鴻都若鴻都別立石經是有二石經矣漢書何以不言愚案石經必三體分書當高歡遷鄴時其二必沈於水其一幸存者乃魏之所立故作

隋志者遂據此爲言爾

重刻石經遺文跋

胡宗愈

石經云者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而立也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注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今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邕自書冊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蔡中郎不能到也然遺經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眾體

石經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篇章之富未有能辦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殫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未可知也然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有取爲柱礎爲砲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得其一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閒斷不齊然殘圭石壁亦可寶也因以鐫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闕文云爾

又

宇文紹奕

內翰胡公以道德文章華我國家其經濟事業似唐李

文饒而風節過之方論上前慷慨激烈動悟淵聽在玉  
堂瑣闥益撼所學裨贊聖德證正國是被寵隆異冠絕  
在廷公每以天下自任惟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  
壁所藏殘編新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搜  
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  
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  
十九並鐫諸石永貽不朽按范史稱蔡邕自書冊使工  
鐫刻邨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  
悉刻蔡邕名則大字石經出於一筆似無可疑若夫三

石經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則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  
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之遺亡耳

漢石經遺字

趙明誠金石錄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  
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  
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  
而僅在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  
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

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茲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少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紕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之不同者具列於卷末云

按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二十有九時未遭氏羌之亂何以致此至魏之四十八碑迄元魏孝昌之末猶完好如故雖數經遷徙遺跡多存故後人猶得見之若漢之全碑久已不獲見矣

趙德甫輩因己未嘗見反詆漢書儒林傳爲誤何其謬也生千載之後欲與前人目睹者爭是非將使誰信之哉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黃伯思東觀餘論

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翁侮成

人今本女無保后胥高保后女永勸憂女誕女有近則

在乃心今近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各翁中各設爾

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爾謂朕天旣付命今付曰陳其

五行今汨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度懷

石經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保小人惠於矜寡今人作民毋兄曰無皇則兄自敬德

兄作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是罔顯哉厥世今哉文王

之鮮光今作通因就大命今作達殷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

于惟孝今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

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糲不糲子路以告子憮然糲而

子路行以告置其杖而耘今置植其斯以乎其斯而譬諸

宮牆今諸買諸買之哉今買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

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

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今論語無盍

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陽前御史臺中年久  
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虬龍片甲今  
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  
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  
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  
書者姓名或云此卽蔡邕書姓名已亡無以辨之獨刻  
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  
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  
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下谿上缺谿上當

石經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  
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  
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常藏拓本於御  
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  
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蔡邕石經

董道廣川書跋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舊  
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  
起而盡收於溝渠矣

首臺烟

某也 燼間然殘缺湮淪無復全



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得訓習章句不得其序  
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  
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  
至改滋芟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七音書  
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據隱括  
其失而周盡當時號鴻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  
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  
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  
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都河陽

石經考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  
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  
壞沒溺不勝其眾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  
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  
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  
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  
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  
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  
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

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石經尙書

董道廣川書跋

祕書郎黃符以石經尙書示余爲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

石經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尙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尙有碑十八蓋春秋尙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楊銜之曰石經尙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尙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尙書幾段幾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上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尙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字然則知古

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迺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授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尙書全異不應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豈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自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分

石經考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於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董道廣川書跋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有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

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而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作執車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輿而不輟作輿夫子憮然作子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旂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博其校定眾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並論耶

石經尙書殘碑

洪适隸釋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缺散孔作險言曰人惟舊孔舊上有求

殺孔作求舊下有志女毋翁侮成人毋流孔作汝無侮老

各其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

感鮮以不浮試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孔作

女不下關其或迪孔作自怨孔作怒永孔作勸憂今其有

今罔後女何下之勞爾先予下不下于茲高后不乃知孔

崇降圃疾白下能迪古我先后下民女有近孔則在下

乃心我先后綏下興降不永於戲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予下絕下

遠女比猶分猷念以相從各翕孔作中建乃家下般下

關孔作盤下既下眾曰女罔台民孔作無戲勛孔作建大命今下

我孔作予下關凶德綏孔作績今孔無爾惠孔作朕關樞

震孔作動萬民以遷肆下乘孔作哉予其勛孔作蒿相下

爾念敬我眾朕不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聞天既付孔作孚已上高

石經考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宗彤日篇

厥遺任孔作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不衡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作水白孔作陳其五行帝下白建用皇極次

六白艾孔作用三德下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

食二白偵三白祀四白司空下極凡厥庶民無有涇司

人無有下明人之有能有為使著其行而下路毋偏毋

黨王道蕩蕩毋黨下為天下王三德孔三上一白正直

二下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用闕頗辟孔作乃心諒及

卿缺諫及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无違朕不敢有下關時維天命王曰告爾

孔無多下闕茲雒惟爾孔作予惟四方邑攸責亦維爾下闕

年于茲雒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青孔作之艱難乃劾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作

則侮厥下闕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孔作度治民衽懼下闕

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九年自時厥後下闕

田功徽棗懿其懷保小人民孔作惠于矜孔作鮮孔作酒孔作

淫毋劾孔作于遊田維下闕共孔作无淫于觀于逸于遊下闕

石經考

二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毋兄孔作無皇孔作白今日下闕厥不孔作聖孔作人乃訓變孔作變孔作上有

亂正荆孔作先王孔作之上有下至于下闕則兄白孔作皇自敬德厥孔作白朕

之銜允下闕公白於戲嗣王監于茲孔作無逸孔作上有其已上

道終孔作出于不詳於戲君關白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孔作亂孔作无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有

會孔作俊孔作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作厥孔作上孔作度孔作心乃下闕受

茲孔作不孔作其孔作於戲下闕旦以前孔作人之微孔作

言下闕訓德孔作有于上是罔顯哉孔作厥世下闕王之鮮孔作

光以揚武王

已上立政篇

几乃闕召太保下通孔作闕殷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幾茲

卽孔作既黼衣孔作展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尙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一百二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尙書漢人雖有爲之訓

石經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劾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

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  
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  
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  
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  
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  
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  
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  
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  
不多見今京華鞠爲瓊芻之鄉殘碑日益鮮矣子旣

石經考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集隸釋因以所有鏡之會稽蓬萊閣

勅音情勉也  
劾亦逸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

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

下汾一曲言采其賈

彼其之子美

下之誰知關一字毛

之蓋亦勿思 園有

棘其實之

下父兮父關一字

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母

無已尚

上慎哉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兮

毛作采稼不謂

胡取禾三百廛兮采芣

下特兮彼君子兮采素食兮

欲欲

下伐輪

食我黍三歲宦

毛作女莫我有願逝將去女下宦女莫



我冑勞

闕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下闕

蟋蟀在堂歲聿其

逝今我不樂日月其

闕

句山有蔭

毛作樞

隰有榆子有

衣裳弗曳

下闕

酒食胡

毛作何

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下闕

既見

君子云胡其憂

楊

下闕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

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蔭數字又有

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

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

猶公羊傳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

石經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

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

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

下闕

卒爵坐奠爵拜執

下闕

人盥洗升媵觚

于賓

下闕

上拜受爵于筵前

下闕

首公荅拜媵爵者立

下闕

媵爵者執觶待于

下闕

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

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

字刻石立於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  
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  
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  
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疏略也未  
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  
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  
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  
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  
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賸

石經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經公羊殘碑

翬者何公子翬

關一字

何以不稱公

關下

桓于是謂桓白吾

爲關三字

矣隱白下關

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

缺一字

一之

石踏

板本

立

下關

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

關一字

之邑也

曷爲

下關

仲子

板本有

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

關一字

爲桓

立故

下關

諸侯四諸公者何諸

關一字

者何天子三公稱

下關

相處乎內始

關一字

諸公放

板本

于此乎前此矣前

下關

其

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

板本有

吾

下關

後爲

年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弟毋兄稱兄凡闕五

之大夫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缺四諸侯皆從泰山闕

而葬不日卒赴而闕一不告公曷爲與微者下闕大夫之

未命者也十年此公子翬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

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

隱爾試板本也試下闕葬板本有不繫闕一臣子闕二薨

何以不地不忍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威公

十有四年何以闕一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王者則不

石經考

三五四明叢書

至有以告者白有廡而下闕乎隱祖之所選板本闕缺一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

有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

書記災也世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顏氏無伐

而不言圍非取邑之辭也下闕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域議郎臣闕二臣劉弘

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

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釋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碑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闕下本本立

闕一字

道生孝

闕下曰道

千乘之國敬事

闕下

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

闕下

而有信雖

石經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未學吾必謂

闕下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闕下

與意

予之與子贛

板本作真

曰夫子

闕五字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闕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闕五字

禮節之亦不

無驕

闕下

告諸往而知來

闕下

人之不

闕下

章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

闕下

乎

板本作于

學世

闕下

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毋違樊遲

闕一字

何

闕下

曰生

闕下

以禮祭

以別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

闕下

勞有

闕下

孝

闕下

廋哉人焉

廋

板本有

子曰温故而知

闕下

子

闕下

器子贛問

闕下

乎異

哉

板本有

子曰温故而知

闕下

子

闕下

器子贛問

闕下

乎異

端斯害也已

下闕子曰

子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

下闕子曰書云孝于

板本

惟孝友于兄下闕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

下闕已上爲政篇

曰人而忝仁如禮何人而忝仁如樂何

林闕一字與下闕

與對曰不能子曰

闕五

山不如林放

闕九

也射下闕曰起

子板本有

商也始可

下闕

子曰

下闕也知其說闕

天下也其

闕一

示諸斯乎

下闕

如神在下闕於二代郁郁

乎

下闕

子曰

下闕也

民

下闕

君爲兩君之好有反

闕一

管氏下闕

石經考

三七四明叢書

知禮

下闕

吾未嘗不闕得見也從者闕二

下闕觀之哉 凡廿六章

已上八份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

板本有

子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

下闕

顛沛必於是

子闕二

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

下闕

過也各於其黨闕二

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板本作

矣下闕子懷荆小

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下闕

子曰能以禮下闕

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下闕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下闕  
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

闕一字

父母

板本有平字

子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難矣哉

闕下字

君子

板本有亦字

有惡乎子曰有

板本有惡字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板本有疏字

而訕上者惡闕下之則不

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卅

板本有而字

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

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

闕一字

去父母之國

板本作邦

闕一字

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

闕下字

子曰鳳兮鳳兮何而

板本無而字

德之衰

也

板本無也字

往

闕二字

可諫也

板本無下闕

來者猶可追也

石經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執車

板本作與

者爲誰子

板本無

子路曰爲孔企曰是魯孔企

與曰是

板本有也日二字

是知津矣

闕下

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

擾

板本作有而字

不擾子路

板本有行字

以告

板本有夫字

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

闕下字

穀不孰爲夫子置

板本有植字

其杖而

耘

板本作作芸

子路拱而

闕一字

止子路宿殺雞

闕下禮

如之

何其廢之也

板本無

欲絮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

其義

闕下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

板本有而已矣

謂虞仲夷佚

板本作逸

隱居

闕下

少

闕

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闕下

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

闕一字

曰子夏

闕一字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

闕四字

者距

板本作拒下闕

子夏曰雖

闕五字

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闕下其事君子學

闕下

子夏曰小人之過

闕下

曰子夏曰大

德

闕五字

出入可也

子存

板本作游闕六字

子

闕下君子之道焉

可

闕二

有卒者其唯聖人

闕下

仕而

闕下

曾子曰吾

聞諸

板本有夫字

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板本作者也

必也親喪乎

闕一字

子曰

闕下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

善

闕一字

是其

板本作之下闕

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

道未墜

板本作墜

於地在人賢者志

板本作識

其

闕下

告子贛

闕一字

石經考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贛曰辟諸

板本作之

宮牆

板本作牆

賜之牆

闕二

窺見室家之好

夫

闕下

尼

闕二

人之賢者企陵也

日月也

闕下

一言以爲

及也猶天之

闕下

已上子張篇

卒蔽簡在帝心朕躬有闕毋

板本作無

以萬方萬方有

罪

闕下

在朕躬歸心焉所重民食喪

闕一字

寬則得眾

敏則有功

闕一字

則說

闕下

卒驕威而卒猛子

闕一字

曰何謂

惠而卒費子曰

闕一字

民之

闕下

尊其瞻視儼

闕三字

而畏之

斯卒亦威而不猛乎

闕下

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

賈板本諸賈之哉包周闕四蓋肆乎其肆也闕一字

周闕下曰言闕一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闕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  
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  
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  
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

石經考

三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  
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  
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  
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  
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  
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  
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  
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  
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



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  
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  
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  
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  
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  
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冊使工鐫刻  
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眾體  
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  
馬日磾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

石經考

三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尙存別有趙岐劉弘張文  
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  
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  
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碑則  
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

洪适隸續

晉書晉書夏四月公心公給丁莫炎光己己米  
乘負及怒諸諸戾德率崇筋師放子路孫劉劉豹  
乘晉笈窺嬰德林路踪孫事不疆疆疆釐會多子姓

惟及爾受命命內亦大侵龜墜屬粵88茲茲截日屯曷  
已引以巧于錫茲我公友<sub>疑</sub>邦<sub>疑</sub>邦<sub>疑</sub>原庶<sub>疑</sub>邦<sub>疑</sub>于  
楚亟奔屯豈有楚八人平魯秦八戎胙固固于于  
以魯警八人威滅滅遠來來肅歸于具<sub>疑</sub>冬<sub>疑</sub>我<sub>疑</sub>災<sub>疑</sub>更  
卯有鄂秋十七七邾魯晉州<sub>疑</sub>齊<sub>疑</sub>交<sub>疑</sub>卒<sub>疑</sub>邑<sub>疑</sub>壘<sub>疑</sub>公<sub>疑</sub>公<sub>疑</sub>八  
八<sub>疑</sub>魯<sub>疑</sub>文<sub>疑</sub>所<sub>疑</sub>侯<sub>疑</sub>王<sub>疑</sub>王<sub>疑</sub>晉<sub>疑</sub>若<sub>疑</sub>七<sub>疑</sub>杜<sub>疑</sub>在<sub>疑</sub>下<sub>疑</sub>下<sub>疑</sub>豈<sub>疑</sub>事<sub>疑</sub>事<sub>疑</sub>厥  
厥<sub>疑</sub>闕<sub>疑</sub>閱<sub>疑</sub>師<sub>疑</sub>旅<sub>疑</sub>旅<sub>疑</sub>八<sub>疑</sub>大<sub>疑</sub>風<sub>疑</sub>漢<sub>疑</sub>營<sub>疑</sub>營<sub>疑</sub>吳<sub>疑</sub>王<sub>疑</sub>自<sub>疑</sub>自<sub>疑</sub>自<sub>疑</sub>會<sub>疑</sub>衛  
侯<sub>疑</sub>真<sub>疑</sub>鄭<sub>疑</sub>辛<sub>疑</sub>辛<sub>疑</sub>米<sub>疑</sub>米<sub>疑</sub>未<sub>疑</sub>尚<sub>疑</sub>交<sub>疑</sub>交<sub>疑</sub>卒<sub>疑</sub>邑<sub>疑</sub>和<sub>疑</sub>風<sub>疑</sub>吳<sub>疑</sub>冬<sub>疑</sub>筆<sub>疑</sub>杓

石經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sub>疑</sub>於<sub>疑</sub>七<sub>疑</sub>孟<sub>疑</sub>季<sub>疑</sub>丰<sub>疑</sub>也<sub>疑</sub>子<sub>疑</sub>逯<sub>疑</sub>來<sub>疑</sub>來<sub>疑</sub>澠<sub>疑</sub>于<sub>疑</sub>纒<sub>疑</sub>纒<sub>疑</sub>纒<sub>疑</sub>公<sub>疑</sub>孫<sub>疑</sub>孫<sub>疑</sub>圍  
真<sub>疑</sub>鄭<sub>疑</sub>凶<sub>疑</sub>至<sub>疑</sub>師<sub>疑</sub>影<sub>疑</sub>敗<sub>疑</sub>學<sub>疑</sub>人<sub>疑</sub>德<sub>疑</sub>黨<sub>疑</sub>衛<sub>疑</sub>先<sub>疑</sub>寅<sub>疑</sub>營<sub>疑</sub>曹<sub>疑</sub>公<sub>疑</sub>纒  
楚<sub>疑</sub>炎<sub>疑</sub>毛<sub>疑</sub>今<sub>疑</sub>令<sub>疑</sub>正<sub>疑</sub>正<sub>疑</sub>中<sub>疑</sub>中<sub>疑</sub>屯<sub>疑</sub>民<sub>疑</sub>止<sub>疑</sub>咸<sub>疑</sub>咸<sub>疑</sub>止<sub>疑</sub>止<sub>疑</sub>之<sub>疑</sub>命<sub>疑</sub>命  
命<sub>疑</sub>曰<sub>疑</sub>曰<sub>疑</sub>時<sub>疑</sub>時<sub>疑</sub>祥<sub>疑</sub>辟<sub>疑</sub>闕<sub>疑</sub>心<sub>疑</sub>小<sub>疑</sub>子<sub>疑</sub>乳<sub>疑</sub>嗣<sub>疑</sub>茲<sub>疑</sub>德<sub>疑</sub>父<sub>疑</sub>等<sub>疑</sub>所  
伊<sub>疑</sub>伊<sub>疑</sub>屯<sub>疑</sub>女<sub>疑</sub>烏<sub>疑</sub>詔<sub>疑</sub>昭<sub>疑</sub>肯<sub>疑</sub>前<sub>疑</sub>文<sub>疑</sub>歸<sub>疑</sub>澤<sub>疑</sub>禮<sub>疑</sub>尺<sub>疑</sub>乃<sub>疑</sub>弓<sub>疑</sub>弓<sub>疑</sub>一<sub>疑</sub>紿  
放<sub>疑</sub>紫<sub>疑</sub>紫<sub>疑</sub>荒<sub>疑</sub>與<sub>疑</sub>屬<sub>疑</sub>寧<sub>疑</sub>吉<sub>疑</sub>春<sub>疑</sub>朔<sub>疑</sub>朝<sub>疑</sub>華<sub>疑</sub>東<sub>疑</sub>厭<sub>疑</sub>以<sub>疑</sub>父<sub>疑</sub>二<sub>疑</sub>一<sub>疑</sub>一<sub>疑</sub>  
月<sub>疑</sub>鄭<sub>疑</sub>曰<sub>疑</sub>伯<sub>疑</sub>伯<sub>疑</sub>八<sub>疑</sub>八<sub>疑</sub>八<sub>疑</sub>八<sub>疑</sub>年<sub>疑</sub>年<sub>疑</sub>蔡<sub>疑</sub>公<sub>疑</sub>于<sub>疑</sub>桓<sub>疑</sub>桓<sub>疑</sub>邢<sub>疑</sub>角<sub>疑</sub>立<sub>疑</sub>公<sub>疑</sub>子<sub>疑</sub>子  
貞<sub>疑</sub>貞<sub>疑</sub>貞<sub>疑</sub>邑<sub>疑</sub>邑<sub>疑</sub>夏<sub>疑</sub>密<sub>疑</sub>密<sub>疑</sub>季<sub>疑</sub>賧<sub>疑</sub>賧<sub>疑</sub>葬<sub>疑</sub>放<sub>疑</sub>我<sub>疑</sub>心<sub>疑</sub>小<sub>疑</sub>子<sub>疑</sub>子<sub>疑</sub>臚<sub>疑</sub>臚  
滕<sub>疑</sub>子<sub>疑</sub>子<sub>疑</sub>正<sub>疑</sub>己<sub>疑</sub>己<sub>疑</sub>己<sub>疑</sub>己<sub>疑</sub>不<sub>疑</sub>不<sub>疑</sub>不<sub>疑</sub>不<sub>疑</sub>同<sub>疑</sub>同<sub>疑</sub>德<sub>疑</sub>德<sub>疑</sub>衛<sub>疑</sub>辰<sub>疑</sub>辰<sub>疑</sub>函<sub>疑</sub>函<sub>疑</sub>與<sub>疑</sub>與<sub>疑</sub>谷<sub>疑</sub>君



右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十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讎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于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曆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

石經考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于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尙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自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

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碑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旣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鑒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牴牾已定一字遺經爲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

石經考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纂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

後卽率字  
載卽齋字

石經跋

張 縝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于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註范氏漢書稱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此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

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志所書必  
有據依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砲石方高緯昏亂兩陣  
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  
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考古止得石經數段  
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冊  
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以隸體至儒林傳序  
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  
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  
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尙書五十  
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  
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  
西得古文尙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  
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  
情也或者豈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冊子碑則定爲隸  
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  
定六經與堂谿典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  
時書冊者亦不獨邕也姑識於末以俟博雅之君子

石經考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洛陽記言石經四十六碑此端指漢而言也水經注及洛陽伽藍記言堂西有四十八碑此端指魏而言也合之當得九十四碑據洛陽記二十九碑已毀則存於後魏者當得六十五碑及高澄遷鄴多沒於河故止存五十二碑此合漢魏而總言之也張氏疑漢碑不當有五十二反謂洛陽記爲誤豈不知魏亦有石經乎後魏靜帝本紀武定四年明書徙漢魏石經於鄴張氏亦未之考乎其言周師伐齊毀碑以爲砲石亦非也周師以承光元年正月癸巳圍鄴齊主卽出奔鄴城當日卽下周師未嘗攻齊人亦未嘗拒安得有毀爲砲石之事此皆以意論古而不考當時事實者也

學古編

吾衍

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古碑今亡矣

按洪适隸釋云余旣集隸釋因以所有石經遺字鏡之會稽蓬萊閣然則遺字碑洪氏所刊也其翻本不知出何人

石經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經隸字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尙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恆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

石經考

三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八枚廣三十丈洛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蹟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



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

石經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邪此言魏石經三體一

體之不同也

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

蓋蔡邕所書者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種字

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爲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磧蔡邕名又不言字之有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爲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尙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錄

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不考衛恆之言而失之者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

書言元嘉元年度尙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

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

石經考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崩遂沒于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記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于雒陽隋書于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成邪今此之本據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鸞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婿

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伯溫  
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  
川書跋記尙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  
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于世者固往  
往而有也

又

衛恆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  
殳書八曰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秦時李斯號

石經考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  
少異於李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  
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  
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  
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于何  
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爲之欲人易曉而已固  
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冰言  
蔡中郎以豐同豐按豐字自後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  
李翁西狹頌等碑多已作豐不始于  
中郎也李丞相將東爲宋魯魚一戒涇渭同流而張參作

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雜篆法者謂之八分爲八分者已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祕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況於爲隸爲眞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爲篆又變而爲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于一也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盡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

石經考

聖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乎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恆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并言魏石經亦然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說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儒林傳

所言必不誣卽楊銜之衛恆江式鄭道元皆得之  
目睹豈有舛謬銜之言曰漢石經二十五碑表  
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言皆蔡邕之筆儒林傳  
不言表裏皆刻賴此始知之其非妄言可知矣恆  
之言曰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  
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既有科斗則  
有篆隸可知矣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無  
所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  
誤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

石經考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遙度  
數百年以前之事終不若目睹之真衛江諸公皆  
出于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真刻但考索于殘  
碑榻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  
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  
多有之莫不誇爲中郎真蹟豈知宋之中世胡宗  
愈刻之于成都洪适刻之于會稽得之者何嘗不  
視爲異寶而不知非其真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  
魏豈若前人目睹之可據哉

後魏

南齊書魏虜傳

魏初居平城無城郭佛狸卽世祖太武帝拓拔燾始截平城西爲

宮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

其國記

按佛狸在位歲久無歲不用兵乃能留意經籍刊  
勒于石此帝王盛事而後魏書不載獨見于南齊  
書不可不補入然以佛狸之驍雄嗜殺豈能愛好  
經術此必崔浩所爲浩自祖父以來世擅書名于

石經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土宜其有是美舉爾

唐

舊唐書文宗本紀

開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  
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章  
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立于太學  
刼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  
玄度覆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  
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

鄭覃傳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廕補弘文校理累官京兆尹文宗卽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詔宿儒興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九年十月累遷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

石經考

四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經籍志

今字石經易象三卷 今字石經尙書五卷 今字石經鄭玄尙書八卷 今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今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今字石經論語二卷

蔡邕  
註

新唐書鄭覃傳

太和中覃以經籍列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故事鑄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

藝文志

今字石經易篆三卷 今字石經尙書五卷 今字石經鄭玄尙書八卷 三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今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

石經考

四六四明藏書  
刻圖刊本

按舊志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今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今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此不可解既言今字卽今之楷書也何以又言易篆古篆及觀新志乃言三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始知舊志今字當改三字而新志今字石經易篆三卷亦當改爲三字也

京兆府學石經記

黎持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



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闕間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于此卽唐尙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

石經考

四明叢書  
卷七  
約圖刊本

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予欲徙置于府學之北墉子且倅圖來視厥旣視圖則命徒役凡石刻偃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東西陳列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逮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于庭之左右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盈目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眾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于朝以修慈恩浮圖者公卽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啟雙亭

中峙廟廡回環不崇不卑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竊維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于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道雖無窮而器則有弊唯饒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乃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

石經考

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記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卽黎持之記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爾雅凡十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孟子尙雜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爲四書也然此十二經之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玄度之九經字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一無損失則以呂公置諸學校之

故也然漢魏石經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以洛陽帝都屢遭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爾

唐國子學石經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

石經考

四九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口百

口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

百九十一字 張參五經文字 唐玄度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

十二字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

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元日維丁亥書石學生前

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

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將仕

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

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柏壽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  
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  
權知河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專  
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  
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  
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

使監修國史上柱國祭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  
官銜缺十字九經字樣云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

石經考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  
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  
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  
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  
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  
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立于太學創  
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  
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

窺之以爲蕪累甚矣。舊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于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謬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于左。

周易 君子以衷多益寡，衷誤作喪，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誤作存，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一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決必有所遇。

石經考

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脫所字 蠱則飭也，飭誤作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一也字，姤遇也，姤誤作遘。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輝光輝作輝，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嚮，嚮作嚮，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

桑繫辭

下同 包皆作苞。

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

包 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皙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 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

其旁注者 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 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略例筌誤作荃 愈誤作喻 二无誤作無 皆卽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

石經考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雖依古註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妥

尙書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

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 臣下罔攸稟令令誤作

命 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

循 乃汝世讐世誤作誓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攻誤作公 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予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

字

其旁註者 予有亂臣十八臣字旁註 惟婦言是用

是字旁註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干下容下  
各添一之字

詩 昔育恐育鞠鞠誤作鞠 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  
甲甲誤作田 舒優受兮優誤作憂 子尾儵儵誤  
作脩 戎車旣飭飭誤作飾 鞠爲茂草鞠誤作鞠  
以祈黃耆祈誤作祁 涼曰不可涼誤作諒 鞠哉庶  
正鞠人伎慝鞠皆誤作鞠 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  
侯疆侯理疆誤作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雝雝鳴雁雝作雍 之死

石經考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矢靡他他作它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  
章同 和鸞雝雝作雍 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  
以絕之也以作而 維塵雝兮雝作雍 旣匡旣救救  
作勅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 尙不愧于屋漏愧  
作媿 于彼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雝皆作雍 屢豐  
年屢作婁

其旁注者 女雖湛樂從樂下添一克字 自今以始  
歲其有下添一年字 曰商是常商下添一王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抱衾與裯裯誤作稠 不瑕有害

瑕誤作遐 鱸鮪發發誤作撥 噶沓背憎噶誤作  
躡 如彼遡風遡作愬 駟駟牡馬牡皆誤作牧皆卽  
其誤改之 云何其盱脫其字添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大宰三曰郊甸之賦郊  
誤作邦 內饗豕官視而交睫豕誤作施 典臬掌布  
總縷紵之麻草之物總誤作絲 牛人軍事其其犒牛  
犒誤作槁 司市市司帥賈師而從賈誤作胥 肆長  
掌其戒令令誤作禁 鞮屨氏府一人一誤作八 鬯  
人樂門用瓢齋用誤作明 司几筵設筵紛純筵誤

石經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席 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磬 王大食三侑侑誤作  
宥 大師令奏鼓幘鼓誤作瞽 大祝四曰禋禋誤作  
榮 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 凡以神仕者仕誤  
作士 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卒間居  
誤作車 考工記 媯胡之筭筭誤作筭 矢人前弱  
則俛俛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醫師疖瘍者疖上多一有  
字 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邦之大  
師大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



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捷柶與捷誤作建 鄉射禮司射適堂

西袒決袒誤作祖 福髮橫而奉之奉誤作拳 大夫

與士射袒繻繻誤作熏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醕

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敗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

受 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贅訝誤作之 公

食大夫禮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覲禮天

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 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作禮 主婦被錫衣

石經考

玉五 四明書  
約園刊本

侈袂侈誤作移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筵 有司徹二

手執挑匕枋挑誤作桃 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

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

爵 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解下主人實爵並同 主人

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禮適左介中亦如之

亦作皆 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

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 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 月令人乃遷徙徙

誤作徒 其器闕以奄奄誤作掩 檀弓上周公蓋祔  
祔誤作附 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 禮器饗帝  
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 學記燕辟廢其學辟  
誤作譬 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 子大夫公  
子厭士食粥脫厭士二字 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弗忘  
喜誤作嘉 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記  
民猶薄于孝而厚于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待其人  
而後行而誤作然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  
衣有國家者章善癩惡脫家字 儒行慎靜而尙寬脫

石經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字 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  
字 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  
無 歲一漆之一作壹 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  
作鎗 雜記上客立于門西子作於 雜記下泄柳之  
母死泄作世 喪大記命婦汜拜眾賓於堂上於作于  
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

作壹 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 大學堯舜  
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 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

室子作於 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 皆卽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僖伯

稱疾不從疾誤作侯 十年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年

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之羸羸誤作羸

以類命爲象類誤作德 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

國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蒞盟蒞誤作泣 四年歸胙

於公脫胙字 姬寘諸宮六日宮誤作公 公殺其傅

石經考

季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杜原款傅誤作傳 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 十

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 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轄

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作國 二十五年

昏而傅焉傅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責

卻穀可穀誤作穀 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

親 東傅于齊傅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

作人 爲從者之淹淹誤作流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

來錫公命錫誤作賜 享江芊芊誤作芊 二年廢六

關關誤作闕 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作曰 十二年

太子以夫種與郟邾來奔邾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弑誤作殺 三年晉侯伐鄭及郟邾誤作延 商紂暴虐紂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作終 十二年晉師在敖郟之間師誤作帥 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作士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巷 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作平 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虐上多一內字 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作侯 且辟左右且誤作且 七年尋蟲牢之盟蟲

石經考

卷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誤作盡 十七年楚公子囊師襲舒庸囊誤作囊 襄十年子蟜曰蟜誤作矯 今伐其師今誤作令 十四年士鞅反反誤作及 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聘 十九年而視不可舍舍誤作舍 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作是 天子令德天誤作夫 二十一年樂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我來奔昇誤作卑 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 井堙木刊堙誤作煙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 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作餘 免餘復攻甯氏

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  
一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作宴 文子使召之召誤  
作君 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焉 武王有亂臣十八  
脫臣字 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  
一單公子愆期期誤作旗 駟帶追之駟誤作四 昭  
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令 二年齊使上大夫送  
之送誤作逆 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齊 知而  
復從復誤作弗 四年恃險與馬馬誤作焉 五年娶  
于子尾氏娶誤作聚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作苦

石經考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年無圍猶可圍誤作宥 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  
歸于蔡廬誤作盧 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  
於宗丘宗誤作宋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作詢  
取人於菴苻之澤苻誤作符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  
實生疾感誤作咸 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士誤作氏  
邊邛爲大司徒邛誤作印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  
誤作甲 二十七年入于掘室掘誤作握 定元年榮  
駕鷩鷩誤作鷩 三年及邾子盟於拔拔誤作技 八  
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作伐 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

誤作亦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 蔡昭侯將  
如吳蔡誤作葬 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作爲  
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 二十六年  
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  
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 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  
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 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名上多一不字一

石經考

六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 三年曷爲或言崩或  
言薨脫上一或字 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毋字並誤作  
毋死毋誤作母死 六年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誤作  
未下同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  
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一有字 隱賢而桓賊也賊  
誤作賤 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  
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 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  
刑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  
圍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

三十年歸惡乎元暉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子  
與蹇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  
何誤作河 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作耳 成十五  
年成公幼幼誤作憂 臧宣叔者相也叔誤作公 襄  
十四年邾婁人於戚脫人字 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  
作三 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作或 二十九年許人  
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 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  
陳字 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 四年而憂中國而  
誤作其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 六年齊國  
夏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字 十四年顏淵死子曰  
子上多一孔字

石經考

卷二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  
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 淫乎蔡乎作于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 文六年何以  
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 宣  
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誤作如 十年未絕於我也於  
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  
成二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 襄十二年春王正月

正作三 二十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弑 昭三十一年  
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訴 十四年有麇而角  
者麇作麇

其先誤而後改者 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  
閔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殺弑並誤作殺 僖十三  
年葬陳宣公宣誤作桓 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鞏侯誤  
作師 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 皆  
卽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傳 四年

右經考

六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弑而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所俠也俠誤作挾 莊  
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作兩下同 僖五年天子世子  
世天下也誤作士子 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  
有字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 文  
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 三年王子虎卒  
誤作王子 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 襄元年  
晉侯使荀罃來聘罃誤作嬰二年三年同 三年諸侯  
始失正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  
一非字 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 六



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僖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之字 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前作率後作帥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仁誤作人 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斯誤作思 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 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子 告夫三子三上多一

石經考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諸誤作謂 何德之衰下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 人潔己以進潔作絮

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爾雅 替戾底廢誤作底底 翻蠶也翻誤作彫 皇

華也誤作華皇 赫兮咺兮咺誤作烜 是刈是漙漙

誤作穫 木謂之虞木誤作本 何鼓謂之牽牛何誤

作河 澤鳥瓊瓊誤作菴 苧麻母苧誤作苧 樓粟

含獲誤作攫 祝州木祝誤作祝 魚尾謂之丙尾上  
添一之字 燕白脰鳥鳥誤作烏 楊鳥白鷓鴣鳥誤  
作鷺 鳶鳥醜鳥誤作烏 鳥鵲醜鳥誤作烏 鷹大  
鷹誤作大鷹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  
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爲三十  
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廿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  
則當爲卅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爲廿卅字非矣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虍虍號號饕餮虬字皆同

石經考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避太祖諱 淵字皆缺筆作滹淵亦作媿避高祖諱

世字皆缺筆作卅世作洩繼作緹棄作弃勣作勣葉作

菜涿棟榦嫁諫塚僚皆改從云 民字皆缺筆作巨氓

作叱氓作岷氓昏緡瘠磬散愍皆改從氏避太宗諱

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 豫字皆缺筆作彀避代宗諱

适字皆缺筆作迺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誦避

順宗諱 純字皆缺筆作紉避憲宗諱 恆字皆缺筆

作恒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湛亦作棧避敬宗

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且玄宗諱隆基

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廟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玄宗以上則祧廟也

故不諱

冊府元龜寶曆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文宗廟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

文

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 左傳文公宣

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

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

又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勗移石而不言補刻

宋建隆三年劉

從又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爲居守移太學并石經于此甲子歲昭宗遷籬之年許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

石經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卽唐尙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槽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于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二說不同朱彝尊曰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歷雍汴滑充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關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事散見于冊府元龜借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然成字缺筆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詳見鎮東軍

牆隍記下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大

曆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漢石經著

爲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脩五經壁記曰大曆中名儒

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講堂東西廡之壁  
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  
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積六十載崩剝  
汗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尙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  
千萬時祭酒皐博士公肅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愆前土  
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  
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眾如一附離之際  
無迹可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書法者  
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太和年間自

石經考

空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  
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  
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所刻相類  
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  
自牧所爲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國子監奏  
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准太和七年十  
二月五日敕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  
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遺點參差傳寫

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奉敕宜依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

蜀石經

後蜀主本紀

吳任臣十國春秋

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

石經考

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尙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

母昭裔傳

母昭裔河中龍門人後主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好藏書酷嗜古文精經術嘗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昭等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官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立黌舍且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

成都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席益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昉作周公禮殿于石室東圖畫邃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昉始迨收嘗增益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

石經考

宋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尙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于殿之東西隅以貯石經益之先人鎮蜀奏秩文翁高昉于祀典又請樂工於朝教士以雅聲而後頓宮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家三雍之外無與比者鄉者中州陸沈惟蜀賴天子神聖威武得保生聚邑屋而吏視軍賦爲急春秋釋奠守者不親行敕下吏攝事以故風雨鳥鼠之虞不至鬻舍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

十有三其間偽蜀刻石經之歲是爲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三年矣益實受命盡護全蜀兼行太守事茲歲八月諏日在丁郡文學藏儀吏以不圯板築之功雖垂軒皇之衣裳舞有虞之干羽自當功成於理外如其不然則伏湛行鄉射於東京征伐之間王導興學校於江左草創之始是真迂濶矣或者聞此而猶未喻吾將賦子衿之三章悲原氏之將落也尙友君子者知此心哉紹興七年記

石經始末記

范成大

石經考

宋五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正作者異而爲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正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經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

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僞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尙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餘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常討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校寫非

石經考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宮警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爲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璣註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



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尙書禹貢篇雲夢土作又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篤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尙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酌存之亦鑄諸樂石附於經後不誣將來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焉子正又刻古文尙書于堂

石經考

七一四明叢書  
約刻刊本

而爲之序曰自秦更先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尙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晦中問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滅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氏謂尙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旣不復見其爲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宮迺延士張貞敏

呂氏所鑿本再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  
曰若粵繫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  
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  
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識  
奇字者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石經周易

周易略例

共十卷

晁公武讀書志

此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  
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  
不同者以蜀印本較邢璣註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  
其意義似石經誤以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

石經考

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辛亥廣政十三年也當周太祖廣順元年

石經尙書十三卷

此偽蜀周德貞書經文祥字皆缺其畫亦闕民字之類  
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刻也以監本較之禹貢雲土夢作  
又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沈括筆談曰雲  
土夢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綱未知孰是

按蜀中石經皆廣政中所刻晁氏既知易經刻于  
廣政何言書經刻于孟氏未叛時耶豈知祥自諱

其名子昶反不當諱父名耶宋史田敏傳言唐明宗命敏較刻五經敏私智自用改若綱在綱爲若綱在綱則蜀中所刻固用田氏監本也

石經毛詩二十卷

此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石經周禮十二卷

此偽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石經禮記二十卷

石經考

五十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此偽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此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刻石也

石經論語十卷

此偽蜀張德釗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  
其文脫兩字誤一字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  
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  
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宋

宋史趙克繼傳

趙克繼秦王廷美曾孫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  
朝臣分隸石經仕至定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諡章靖

宋史謝泌傳

石經考

七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泌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爲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  
石經以泌善隸召爲直講終龍圖閣學士

宣和書譜章友直傳

章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箸篆法嘉祐中與楊南仲篆  
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

宋史藝文志

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

金史劉彥宗傳

天會中大舉侵宋劉彥宗謂宗翰  
粘罕宗望  
幹离曰昔蕭

何入關秋毫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納之

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然考趙克繼謝飴章友直諸傳明載其事而藝文志又言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則此書業已告竣何當時稱述者寥寥耶觀金史劉彥宗說二帥語意者此石經果爲金人攜去耶夫唐之石經時人譏其蕪累而至今猶存宋之石經出諸名人之手必有可觀而反不獲傳於世豈不深可惜哉 唐石經

石經考

七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楷書一體其石刻在今西安府學宋石經集當時善篆隸者分書必用篆隸二體乃後人皆不獲見而金人亦鮮有語及者豈此刻遭汴京之覆竟毀壞無餘耶

又按漢魏石經俱在洛陽其後由洛陽遷鄴下由鄴下遷長安無在汴梁者況至唐時損壞已盡安得石晉時尙存若唐之石經刻在長安至今完好亦未始移至汴梁不知德光所移者何物也豈彥宗但得之傳聞未嘗實有其事耶或所載者乃他

石刻而非石經耶且汴梁之建都始自朱梁梁有國日淺唐滅梁徙都于洛晉篡唐復都于汴僅十二年而亡汴原非帝王舊都而石經實不在其地則彥宗之說二帥雖千古美談其事猶在疑信之間也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公武讀書志

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刻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註傳爲世所稱以此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

石經考

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此傳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偽蜀薛而缺恆字以故知刻石當亦眞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

石經孟子十四卷

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學宮云偽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于孔氏豈有關耶其論旣謬又多誤字如頻頗爲嘖蹙類不可勝計  
元史申屠致遠傳

世祖至元中爲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真伽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續通鑑綱目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毀宋故宮爲佛寺 從桑哥及楊

璉真伽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

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薛應旂藏

資治通鑑王宗沐  
宋元通鑑並同

杭州府志

石經考

三七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藝文志金石刻類石經宋高宗御書 雜志高宗嘗御

書六經賜國子監又以石本賜諸州學校翰墨稍倦卽

命吳皇后續書人莫能辨

石經唐明皇孝經註卷一 陳振孫書錄解題

此今世所行本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

古所上表及答詔具宰相等銜名實天寶四載號爲石

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

克使刻石學宮云

石刻佛經記 天保二年

朱彝尊

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峪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虺蝸居之雖好遊者勿敢入焉丙午三月予至其地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所及徘徊久之惜皆掩其三面未獲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必事傳寫甚者編韋續竹截蒲緝柳而浮屠之言亦惟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

石經考

主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京兆後唐長興中始更傳寫爲雕印會至難而就至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願世之學者忽其易反或東而不觀何與豈其所謂日盛者乃其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予友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間字而房山石經刻之自隋甚矣其法之蕃熾也今佛宮所棲少者百人多至數千然通其盲者率以語言文字爲無用見講說佛經往往鄙置不屑嗚呼佛之說雖戾於聖人之言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既用



兵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存西  
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  
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  
甚于吾道之衰也夫傅山聞之曰然遂書以爲記

附板刻之始

後唐明宗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較諸經鑲  
之板

晁公武石經考異

予嘗討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謬蓋多矣昔

石經考

七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記者謂太和石經授書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  
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  
有舛訛無由參較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刊定難於獨  
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板本亦難盡從也

宋史田敏傳

田敏鄒平人後唐天成中官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  
奉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歷仕晉漢周至少傅工部尙  
書致仕卒于宋開寶四年敏初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  
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書僕但能讀孝

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入章足矣因舉諸侯章諷之  
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  
見自任如改尙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網在綱爾雅檄  
本槿注曰日及改爲面及如此類甚眾世頗非之

趙明誠金石錄

後唐汾陽王眞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爲國子丞九  
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  
蓋出歐陽率更然矐於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筆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

石經考

八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九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玄度撰以補張  
參之缺者予昔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粥于道右乃古  
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晉出帝開運三年遂爲家藏書籍  
之最古者

宋史藝文志

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睹古人  
全書

十國春秋母昭裔傳

母昭裔仕後蜀爲左僕射同平章事性嗜藏書精經術

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劄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  
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宮立賢  
舍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  
立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後蜀平  
子守素齋至中朝諸書遂大彰於世

五代史補云昭裔  
微賤時借文選于

友人其人有難色昭裔憤曰異  
日若貴當鏤板行之果踐其言

按五經之鏤板宋史謂始于周顯德不知唐長興  
晉開運已先有之世言馮道始鏤板官鬻于市蓋  
射利也其射利未可知而剏始之功實被於萬世

石經考

全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獨怪秦漢以來其文字已知刻石何故不知鏤板  
然自鏤板之後書籍日多人以其得之易也反置  
之不觀而淫詞蕪說不可傳世者亦率災我黎棗  
此又板刻之害也

石經考

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記

石經考

舊藏鈔本譌脫殊甚戊申春曾取各本書校攷一帙近門人蔣少逸彙此本差勝鈔者然尚有落葉因重過一遍較爲清爽其所輯自史傳外不過洛陽伽藍記水經注金石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隸釋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及近人金石文字記而已視竹垞經義考中所體至爲簡略且嘉祐石經無所考訂乃作疑辭光堯石經近在杭岸祇寥寥一則殆未成之書也

石經考 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萬斯同石經考

石經一字三字之分紀載各殊趙明誠洪景伯諸人考定以一字者爲漢刻三字者爲魏刻既確不可易矣季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得于目睹必不誣甚矣季野之惑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何由得石經而瞻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宗未嘗官洛陽晉時膏梁公子豈肯無故而跳身邊徼

更無此情理矣。衛恆晉初人，其《四體書勢》則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矣。」酈道元《生長洛都》其注《水經》則云：「漢碑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矣。」兩人真目睹石經者，並以三字爲魏正始刻，則一字爲漢刻，何疑一字者別于三字言之？漢人必無一字之目，但言魏立三字，則漢刻祇有隸書，不待言也。靈帝紀：「蔡邕張馴、李巡諸傳俱不云有三體，唯儒林傳序有之。蓋蔚宗習聞太學有三體石經，誤切爲漢熹平所刻，遂增此語。」

石經考 附錄

二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來又承蔚宗之誤，不能訂正。季野以史學自負，何亦憤憤若此。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